

YOUFENGWEI
HONGDUANPIAN
LIAOSHUOXUAN



尤凤伟 中短篇 小说选

青岛出版社

YOUFENGWEI
HONGDUANPIAN
LIAOSHUOXUAN



尤凤伟 中短篇 小说选

青岛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永乐

封面设计：王海宁

尤凤伟中短篇小说选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77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岛胶南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 × 1168毫米 1/32 印张15.125 字数360千字 插图2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436—0210—5/I.15

定价：5.80元

自序

这些年每当审度自己的创作时总会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件事，其实两者间并没有多少关联。那是1963年秋，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普通测绘兵的我同战友们一起奔波在胶东半岛千里海岸线上，那一日我与本地入伍的战士小崔一起登大乳山执行测绘任务。大乳山在乳山县境内，无论从哪个方向眺望，这座山都酷似一只高耸的乳房矗立在大海边，美丽而有韵致。据说山顶有泉，泉水甘醇如乳。我们登山时太阳已经西斜，为获得足够的测绘光线必须赶在日落前登上山顶。这样我们不得不舍弃位于山北的那条唯一的登山路径，而沿着山西面极为险峻的山岩向上攀登。我们背着沉重的测绘仪器、标杆，身体壁虎似的贴紧岩石，两手抓牢身前的每一块裸石每一棵山草，不敢有半丝松懈。当攀登到“乳头”位置时我和小崔同时意识到已经身临绝境：头上的峰顶几呈垂直，且无岩石草木可援；向下望，脚下陡峭的山岩直通深蓝的大海，看了使人头晕目眩。前无通路，后无退处，我们完了。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明确意识死神的降临，我体验到人在这种时刻除了恐惧首先会想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所最难舍的人与事。这时我想到了什么？竟然想到了文学。呜呼！一个连铅字尚未见过一个的上等兵竟然在生命的危难时刻想到了文学，这实在使人感到好笑又难以置信，然而那时我确实无疑地想到了这个。当然，后来我和小崔没有死，我们登上了山顶（否则我也不会再有机会为这

本小说集写这段文字了)。但究竟是怎样登上山去的，后来却一丝也记不清了，一切都迷迷蒙蒙，以至在以后若干年想到那一幕还心有余悸，我甚至相信是文学的神明救助了我。在山上我见到了那座奇异的与山同高的泉，泉位于圆形山顶的正中，微微下陷，清澈的泉水汨汨涌出，晶莹诱人，本地人说喝了这神奇的泉水能使人消除百病，能使人变得强健聪明。我很相信，我和小崔俯下身贪婪地啜饮起来，忘记了一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有生来喝到的最甘美最圣洁的泉水，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我是在拥抱着大地母亲的高乳，喝的是大地母亲的乳汁。

再后来，从那时到现在的20多个春秋，一步一步，我竟然真的与在危难时尚占据我心胸的文学为伍了，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崎岖的文学山道上，我急促而缓慢、痛苦而欢快、激奋而平静地行进着，登攀着。当然，真正的创作还仅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写呀写，随心所欲地写，天马行空地写，写小说，也写电影及其他。我写农村题材也写城市题材、军事题材，写现实题材也写历史题材，总之，我就这么不讲章法、不论套数杂乱无章地写，只要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思触动了心灵，觉得可以成篇，便命笔写下。就这么很快写出了两本小说集。

有人告诉我：你是作家了。

我是作家啦？我茫然自问，甚至在我领取了庄重的深蓝色皮面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之后我仍然心有疑窦。作家，我心目中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莫泊桑、大仲马、左拉、莱蒙托夫、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莎士比亚、欧·亨利、毛姆、福克纳、卡夫卡、海明威……与他们相比，我是吗？这些文学大师奉献给人类的是辉煌的史诗巨著，而我呢？

也许我不应该这么比。

也许又可以这么比。

巨人与凡人，才华不可比，成就不可比，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不可比。然而作为拥有同一称号的同一职业者又当该有许多可比之处，譬如对真理的挚爱，对人类的挚爱，对生活的真诚以及对艺术的真诚，等等。

于是我对自己说，不要苦苦论究自己是不是作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作家，称号是外壳，内里才是实际。

于是我不断地反省自问：你，忙忙活活，东奔西跑，写呀、深入生活呀、发表呀、出书呀，一本又一本，轰轰烈烈，名利双收，可你是否认为自己的作品真有价值？在那漂亮高雅的封面装帧的内里，那一行行一页页的铅字所包容的思想、题旨是你的真知灼见吗？你感事叹物说东论西是你的由衷之言吗？你写爱写恨写理想写苦难写人情世故写世态炎凉那是你的真情实感吗？总而言之，你是一个象样儿的不辱没作家称号的作家吗？

答案告诉我：作为一个作家，你的思想尚嫌浅薄，阅历亦不丰厚，才情亦不充足，于是你难以把作品写得完美。但，你也算尽心尽力了，你面对社会人生，头脑还算清醒，你为人撰文，襟怀还算坦诚；你热爱生活，希望生活变得辉煌，然而却没有粉饰没有矫世之情，你忠实的观察、忠实的记录、忠实的写作，你说的是真话而不是假话，哦，到现在为止，你尚没有堕落——一个作家艺术家通常的悲哀的堕落……

哦，谢天谢地，我没有堕落。

我知道我自己。我知道我的长处与短处，知道我的优点与缺陷。初学写作时，我想的是发表、是成功、是名气、是出人头地；当小有名气时，我自得、我窃喜，想的是扩大影响做文坛巨人，但后来，我渐渐从自我膨胀中清醒，我开始反省自己的创作初衷，我体会出一个作家对于人类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使命感

“…哦，我的甚不时髦的被空灵作家们视为浅薄可笑的责任感、使命感……

人不能存在于真空，文学亦如此。

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文学亦不能超脱尘世烦恼。

文学自应是富于艺术魅力的，没有艺术魅力的文学如同一块粗硬的山石，一把干涩的枯草。

文学也应当是有力度有灵性的，这力度与灵性便是对于生活的关注与干预，是对于人生善恶毫不含混的犀利姿态。

文学的姿态便是作家的姿态。

这本书自然也是我的姿态。

有人这么对我说：你是一个社会意识过于强烈的作家，你的作品凝聚着痛苦与忧患，读起来使人感到太沉重了……

是褒？是贬？还是二者兼之？

但，我同意他的见解，我的作品的确是沉重的，如同我创作它们时沉甸甸的心情。我至今还记得是在怎样的思绪怎样的心境中写下了《告密者》《冒名者》《清水衙门》《晚风徐徐过山岗》《人之歌》《望着田野》《又是清明》《山地》《秋の旅程》《旷野》以及《诺言》等作品。我又十分地清醒与自信，我的作品的沉重是由于现实生活的不轻松，是我作品中的主人公——姚工、五爷、庞跑婆婆、大庄、招儿爹、李第、易远方、李朵……他（她）们生活得不轻松。

文学应当是真诚的。尽管文学的流派与区分是那样的名目繁杂，什么纯文学、雅文学、俗文学，什么现实主义、现代派、古典主义、结构主义、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但就根本意义上来说文学只能分为两大类，即真诚的文学与虚伪的文学，我们可以叫作真文学与伪文学；对作家而言，同样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区分为真诚的作家与虚伪的作家，我们也可以叫作真作家与

伪作家。

于是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做真诚的作家，写真诚的作品。

• 这就是我的文学——真诚的文学。

我似乎觉得，在我的血液中骨骼里溶化着一种深刻得可与生命共存的素质，这就是对祖国对民族对大地山川对人类对生活深深的挚爱与无尽的忧患。就象儿子对于母亲那般。而我又似乎晓悟，我的这种挚爱与忧患本来便受之于母体——大地母亲对我的哺育，我不会忘记，在我走上文学道路之初，曾有幸拥抱大地母亲的高乳饱饮了她那营养丰富神力无穷的乳汁。

是这样的，一定是。

1988.5.

目 录

自 序	1
告密者	1
冒名者	19
白莲莲	34
清水衙门	46
晚风徐徐过山岗	64
爱情从这里开始	76
月 台	98
种瓜得瓜	120
登 台	131
人之歌	146
乔干部	158

目 录

好种三年	171
雪夜絮话	180
远 山	193
宴会正在举行	208
雪 尘	218
庞跑婆婆	234
望着田野	247
又是清明	257
山 地	272
秋的旅程	306
旷 野	348
诺 言	392

告 密 者

1

我桌上放着这么一封检举信，上面写道：

尊敬的领导同志：

我怀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毅然大义灭亲，愤怒揭发你厂工人刘书善。七六年春我去贵市出差，曾在他家住过，耳闻目睹了他许许多多反革命言行。比如，他污蔑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唯恐天下不乱，攻击社会主义的市场要啥没啥，最最恶毒的是……为了不扩散毒汁，我不能写出来，你们立即派人来，我当面揭发。

致以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陈忠革

1978年6月

看完这封检举信，我开始是惊愕，随后便哑然失笑了。这位陈忠革似乎失去了时间概念，竟忘记了连小学生都牢记的两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历史转折，而写出这种从内容到

形式都是“四人帮”货色的所谓检举信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

当然，眼下尚不易、也不该早作判断，必须设法找到这位有意或无意忘记签署发信地址的告密者。根据信中“大义灭亲”这一措辞，可认为检举者与被检举者间一定有某种亲属关系，既如此，便不必担心找不到这位告密者。我打开档案柜，在充填得满满登登的柜格中很快便抽出我所需要的那一份档案来。我的眼睛当触到案卷封面上“刘书善”三个大字后，眼前便立时浮现出一张忠厚得象庄稼人似的脸。我不由替他庆幸，假若这封检举信早出现两年，谁又会料到这位老工人的命运将会遭到怎样的不幸呢？

我一面在心里发着感慨，一面打开档案袋查看起来，试图能从刘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填写的履历表里找到这位叫陈忠革的社会关系。但是奇怪，直到我把所有的表格翻完，也没有发现这个名字。

“怎么回事？”我不由沉思起来：“陈忠革，陈忠革，你是在开玩笑吧！”

可是，当我掩卷细细一想，却又为自己的昏庸失笑了。啊，陈忠革，这一强烈散发着时代气息的名字，不正可以说明，这是告密者在文化大革命那暴风雨年代里为自己增加革命色彩而更改的名字吗？那么，从这些基本上是“四清”运动前填写的表格中又怎会找到呢？我自信我的判断不会错的。

没有别的办法，我便派人把被检举者刘书善从车间请来了。当这个老实巴脚的老工人眨着迷惑不解的眼睛在椅子上坐下后，我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刘师傅，你认识一个叫陈忠革的人吗？”

“陈忠革？”他的发红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同时颤动着，然后摇了摇头。

“那么，在你的亲属中，有姓陈的吗？”我又问。

“有，有，孩子他姨夫姓陈。”他补充说：“我的连襟。”
我的眼睛一亮，急问：“他叫陈什么？”

“啊……还真忘了呢。”他有些歉意地望着我。

“那么，他在哪儿工作？”

“河南，在一家什么……对啦，新建机械厂。”

“这几年，你们有来往吗？”

“他早死了。”

“死了！”我吃惊地问道：“什么时候？”

“前年春天。这是听他儿子说的。他爷俩在一个厂，老头死后不久，儿子来这里出差在我家住过几天。”

“啊，原来这样。”我不由抽了口气，连忙问道：“你是说，他儿子是七六年春天来过？”

刘师傅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告密者陈忠革无疑便是刘师傅的这个外甥了。外甥告姨夫，也自然是“大义灭亲”了。

2

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件荒诞无稽的事情，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予理睬。于是，我便把这封检举信锁进抽屉里，很快便淡忘了。可是，几天之后，厂里为给一个干部落实政策，要我去他的原籍河南省办理回迁手续，C市是必由之路，我便突然起意利用这个机会去见见这位告密者。

几天之后，我已经到达河南某地，很快便与当地部门办妥了回迁手续。随后，我返回了C市。刚刚走出火车站出站口，便看见马路旁的一根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寻人启事。好奇心驱使我走了

过去。这一看不打紧，几乎使我惊叫起来。人一生常常会遇到许多巧事，但我从来没遇见过这般巧得近似离奇的事情。原来启事上寻找的失踪人，竟是我要找的陈忠革。

“吓，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在心里嘟囔着，便又把眼睛盯在启事左上角的一张相片上。这是一张二寸半身照，相当清晰。只见他约莫三十八九年纪，短发、瘦脸，尖尖的下巴，高高的颧骨，眼睛不大，目光好似有些斜睨，嘴唇紧抿着，神情专注，好象时刻都在留神地倾听着什么。

我收回目光，不由沉思起来。看来此行见到陈忠革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是立即返程呢，还是去新建机械厂反映一下情况？在犹豫片刻之后，我还是决定去看一看。

到厂后，保卫科一位姓冯的科长接待了我。他听我说罢来意，又看了我带来的陈忠革的检举信，脸上几乎没有反应。只是淡淡地说：“他失踪了，在二十多天之前。”说到这里，他又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封电报来，说：“今天早晨收到电报，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

我连忙抽出电文看了起来，电文很短，上写：

你厂陈忠革已住进我院，请速派人前来接洽。

发报地点是K城二二医院。

“神出鬼没，”冯科长苦笑着摇摇头：“有病何苦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治疗。”

我问道：“K城离这儿有多少路程？”

“四五百里光景，在铁路线上，交通倒方便。”说到这里，冯科长看看我又说：“我下午乘三二一次车去，你如果认为有必要，不妨咱们搭伴一起去，你说呢？”

因考虑到K城正是在我归程的途中，不会多跑路，我便欣然答应与冯科长同往。

三二一次列车是一趟慢车，车厢内乘客稀少，显得空荡荡的，这大半是由于眼下正处三夏大忙季节，农民无暇乘车外出的缘故吧。我和冯科长对面坐在临窗的位子上，各自泡了一杯茶，边喝边扯了起来。我自然很快便把话题引到陈忠革身上。冯科长也自然理解我的心情。

“俗话说：‘山大了，什么野兽都有；人多了，什么孽种都有。’”冯科长先发了一通感慨，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讲起告密者陈忠革的一些轶事来了。

陈忠草原名叫陈光福，是“四清”后期就业到机械厂的。说起他的进厂，倒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他爸爸是厂里的计划员，那一年突然得了癌症。厂党委书记杨光去医院看望他时，他流着眼泪要求把他刚刚下乡的大儿子收进厂。因考虑到他死后家里生活会遇到困难，尽管不大符合规定，杨书记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了使他能死前放心闭眼，厂里便立即派人到陈光福的下乡地点办理就业回迁手续。事情办得很顺利，谁还忍心与一个将死的人过不去？陈忠革就这样进了厂。八四左翻五左问当丁

总”组织里的一名普通造反战士。不久，社会上夺权之风铺天盖地，机械厂的两派也在暗地里酝酿夺权了。两派都十万火急地连夜召开头头会研究决策。陈忠革不是头头，没资格参加会议。但他的革命自觉性很高，自报奋勇给开会的头头们放哨，顺便做点服务性工作。比如送送开水，准备点夜餐之类，这样进进出出会议房间，会议的内容便大体知道了。有一次进去送开水，听到“造总”司令李先红在做行动部署。陈忠革一面慢慢往壶里倒开水，一面仔细听着。李先红部署的大意是：虽然“造总”是机械厂唯一方向路线正确的革命造反组织，但在势力上却亚于老保“东方红”，因此，夺权要搞闪电战术，明天一早便开始行动。六点钟队伍赶到走资派杨光家里，将其秘密带到厂党委办公室。然后向他宣布“夺权声明”，要他当场表态支持并交出公章。如若不交，便采取“革命”手段。只要搞到公章，大权便握了……

陈忠革退出屋外，他感到心中有一种不能自抑的冲动。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自己知道了组织的最高核心机密？还是为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杨书记即将遭难而不安？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散会后回家的路上，陈忠革的思想仍然在激烈地活动着。他知道，对于他这个在组织内没有任何头衔的普通一兵说来，夺权并不意味着他能多得到些什么，而对于杨书记，却是一场浩劫。现在能够帮助杨书记的只有他。想到这里，他便突然起意将消息向杨书记汇报，让他赶紧找地方躲一躲。主意一定，他便快步朝杨书记家奔去。这时已经是夜里三点钟，时间不多了。

人的思想往往是瞬息万变的，当他站在杨书记家门外正要敲门时，他的手却在空中停住了。他明白，关键时刻，任何稍许的不慎，都会酿成一场灾难。假若今后事情暴露出去，那将不堪设想。再说，象杨光这样的革命对象是否还值得为他冒风险？

他的手缓缓地放了下来。正在这时，他突然听到屋内有人说话的声音，便立即把耳朵贴在门缝里偷听起来。他的耳朵很好使，很快便听出说话的一个是杨书记本人，一个是“东方红”组织的一个头头。说话的内容他也听得真切。那头头告诉杨书记，“东方红”已连夜开会决定，明早六点来带他到厂，宣布夺权，然后召开批斗大会。真是不谋而合，陈忠革心里明白，这个头头也是在开过会之后来报信的。他一面在心里骂这个头头，一面考虑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正权衡之际，他又听见屋内响起了脚步声，便立刻闪身隐在一棵粗大的柳树后面。随后便听到开门、告别、关门的声音。又听见那个头头临走前还隔着门说了一句：“杨书记，你务必要在五点以前离开家。”然后，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没有任何言词能够形容陈忠革此刻的心情，他决定索性等在这大门口，搞清杨书记将躲于何处的秘密。中原之城的冬夜是寒冷的，陈忠革没穿大衣，不一会儿便冻得瑟瑟发抖了。他想活动一下身子取取暖，又担心暴露了自己，便忍耐着等下去。果然，在将近五点的时候，门开了，出来的正是杨书记。只见他反身把门关好后，又把大衣领子往上提了提，脖子一缩匆匆走去了。陈忠革待他走出一段距离后，便在后面悄然跟了上去。就这么相随走了约莫半个小时，来到一条短街上，只见杨书记在一家门口停下脚，抬手敲了门。过了会儿，便闪身不见了。陈忠革快步奔上前去，记下了门牌号码，然后快步离去了。

六点钟以后的事情，这几乎是可以料得到的。“东方红”、“造总”两路大军象有约在先的同时开到杨书记家大门外，他们首先是惊愕对方为何与自己同时采取了行动，然后又象发了疯似的撞开大门，争先恐后地冲进去抢人。然而，猎物已经逃遁，两派顿时陷入混乱之中。